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全解卷十九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五十八　經部

尚書全解卷十九　　宋　林之奇　撰

盤庚中　　商書

盤庚三篇有上中下之别亦猶泰誓三篇也蓋其書雖同為此一事而作然其所以誓誥之時則有先後故史記從而分之泰誓上篇始合諸侯于孟津而作也次篇次于河朔而作也下篇將發于孟津而作也故史官雖析為三篇而每篇之首必志其所作之時

以為之別此蓋記載之體然也此三篇之作亦有先後之不同故史之敘述皆志而別之上篇曰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中篇曰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下篇曰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皆志其所作之先後故唐孔氏曰上二篇未遷時事下一篇既遷後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啓民心故其辭尤切中篇民已少

悟故其辭稍緩下篇民既從遷故辭復益緩此言深得敘書者之意王氏以為告羣臣庶民與夫百官族姓此則未深考於其所敘之先後而妄為之說也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盤庚既於上篇丁寧反覆告其臣民以遷都之意則

夫臣之傲上從康不可以告訓民之相與咨怨不適有居者稍能自悔而遷都之謀決矣於是將欲與之涉河而遷焉猶懼夫民情之未甚孚也又為之諄諄而開誘之務欲使羣黎百姓皆中心悅而誠服無黽勉不得已之意然後帥之而遷故史官既敘載其所以告戒之言於後而必推本其所以告之之意而冠之於先觀此數言雖實至約而其所形容蓋得盤庚之心可謂善敘事矣作者起而將遷之辭也漢孔氏

曰爲此南渡河之法用民從鄭氏云作渡河之具王
子雍云爲此思渡河之事皆過論也據經但云盤庚
作惟涉河以民遷則作之一字亦何必求之太深邪
秦風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
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
我甲兵與子偕行作與行字蓋是一義以是知盤庚
作者是將行而渡河耳非有他義也耿在河北亳在
河南故曰作惟涉河以民遷也雖將以民渡河而遷

然民之情好逸惡勞樂因循而憚改作猶有弗率者於是盤庚乃以話言開廸其蒙蔽而導之以遷都之利其所以大告於民者無他凡欲用其誠信於爾衆而已子夏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民之弗率而彊之以遷苟非使其誠信著於民民審知遷之爲利不遷之爲害而樂從之則是厲民而已厲民而用之仁者不爲也故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曉之此盤庚之仁也又曰民怨誹

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覆告訓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言皆深得盤庚之㫖蓋齊之以政令刼之以斧鉞民未必不從也然其從實畏而從之耳欲民之信而從之不可得也惟其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曉之以口舌代斧鉞故其始雖若優游而無决而終能使民信而從之而無所勉彊於其間此蓋盤庚之心而史官善形容之蘇氏善發明之皆可以一唱而三歎也造至也咸造勿䙝在王

庭葢使司寇之官致萬民於外朝而將告語之先戒以勿褻瀆以聽上之令也登進厥民謂升進之使前而告語之也傳曰未言而信信在言前盤庚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然後登進厥民而告之可謂信在言前矣夫君民之勢有尊卑上下之殊若霄壤之不相侔苟君之於民而以其勢力與之較則為君者將以至尊自侈而莫接於民為民者將以至卑自抑而莫親於君上下之情離則危敗禍亂自此

生矣故禹訓曰民可近不可下謂當以情接之而不當以勢陵之也民之弗率則使之咸造王庭升進之使前而與之周旋曲折論其禍福安危之理若父子兄弟相與議其家事於閨門之内者其近民也如此民其有不心悦而誠服者哉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言爾衆當明聽我之言無荒廢以失我之命既勑戒

之矣於是嗟歎而稱述其前世之所以屢遷者莫不本於人情而其民亦説而從之今之所以遷是以先王之意而民未之從也謂湯已下至於祖乙凡遷都之主皆是也孔子曰使民如承大祭言不敢輕用民力而重之如此罔不惟民之承謂我前后之所為無不敬民而承之未嘗輕用其力也我先后既罔不惟民之承故民亦保后而相與同其憂慼林子和曰憂民之憂民亦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則憂民之憂也

保后胥慼則民亦憂其憂此說是也鮮以不浮于天時孔氏曰浮行也言皆行天時唐孔氏謂順時布政若月令之為王氏曰乘時流行無所底滯此諸說皆以浮為行其說亦通而某竊以謂蘇氏之說為勝謂古者謂過為浮浮之言勝也以此敬民故民保其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此其為說不惟於浮字之義為通而且與上下文相貫古人謂名勝實為名浮於實而又有天人相勝之說

天之降災於人宜其國遂至於危敗禍亂而不可救而先后能與其民同心協力擇利而遷是以安存而無虞是修其人事而能勝其天時者矣既言先世之君與民同其憂恤修人事以浮于天時於是又詳言其所以浮于天時之事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言我先王之遷未有無故而遷者皆因天時大災虐

於我殷家蓋仲丁之遷于囂河亶甲之遷于相祖乙之遷于耿雖其書已亡不見其所以遷之故然以此言觀之則知其遷也皆迫於禍災有不得已而不可以已者惟天降咎大虐於殷故我先王不敢懷居於其故邑舍其舊而新是圖於是見幾而作視民之所利者而帥之以遷陳少南曰上浮天時下觀地利此先王遷之大畧也汝之臣民不從我以遷者何不念汝所聞於古我先后之事其所以遷大抵敬汝民而

承之遂使汝從其遷徙之事惟欲與汝共其喜樂安康而已非汝之有過咎近于謫罰而遂迫汝以遷也

予若籲懷兹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先王之視民利用遷者既已如此我之所以號召爾民而進之使爾懷兹新邑者亦豈為我一人之私計也哉亦惟爾民之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故為爾擇利而遷以大從爾之志亦如先王之承汝俾汝惟喜康

共也夫盤庚之遷葢民情相與怨咨而不悅今乃曰以丕從厥志何也蘇氏曰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同然也亳邑之遷實斯民之所利也惟其為浮言之所揺動故其誦於口者咸有不樂之言若乃幡然而改以其利害安危之實而反求之於心則固知其遷之之利與不遷之害矣故丕從厥志者正蘇氏所謂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同然者也惟其遷也葢為汝民之故以

丕從厥志故我今茲所以將試以汝遷者凡以安定厥邦而已非有他意也王氏曰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者告民以遷之安利也以遷為安定厥邦則知不遷必有危而不安亂而不定之事也此說是也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先王之世在上者視民利用遷以憂民之憂則民亦

憂其憂今我之遷於斯邑亦惟汝民之故以丕從厥志而安定厥邦可謂憂民之憂矣而汝民不能保后胥慼以憂我之憂故遂責之由汝不能憂我心之所困蓋盤庚之心以民之不遷為病也惟不念我心之所困病故為浮言之所搖動相與咨怨大不宣布爾腹心敬念以忱誠感動我一人爾徒為此紛紛以自取窮苦而已蓋我將欲與汝共其喜樂以從汝之志而汝乃不宣其心以盡忠於我則其所窮苦也非爾

之自貽伊慼而何汝既自取窮苦不肯從我以遷譬如舟之載物不以時而濟則將臭敗其所載蓋耿之地瀉鹵沮洳若此苟不以時遷則沈溺重腿之患無所不至矣此謂當及時而遷也既汝不能大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則是爾之誠忱有所不逮也誠忱不逮而失其可遷之時以相與及於沈溺之患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正此意也汝之不肯從我以遷者其害如此則是汝之所見進退無所稽考徒

自肆其忿懟不遜之意果何時而瘳也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汝不為長久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則是汝以憂自勸猶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也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顧氏云責羣臣汝今日其且有今目前之小利無後日長久之計禍患將至何得

久在生民上乎蓋亦責其遠慮也夫遷之為利不遷之為害蓋一言而決矣今乃至於紛紛而莫定者則其心之莫適為主故浮言得以揺動之而無適從也是以盤庚既責其不以誠忱事上則遂告之曰今予命汝一言汝但能一汝之心而不徇於目前之利則利害之實見矣利害之實見則是不欲遷者徒起穢惡以自取臭敗而已此亦所以申前文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之義蓋反覆開譬以盡其意猶上章既言

若農服田力穡又曰惰農自安既曰予若觀火又曰若火之燎于原皆首尾相發明之辭也我之所以命汝以一其心無起穢以自臭者蓋恐羣臣之傲上從康者欲徇其私則倚託乃之身而迂僻乃之心遂使爾民怨誹咨嗟而不欲從則彼得以為之辭也予之諄諄告汝以禍福利害之實亦豈有他哉蓋將蕈迎汝於喜康之地而續汝之命于天予豈以威脅汝而使遷哉凡以畜養爾衆而已此蓋所以總結其前之

義也先王之遷鮮亦不浮于天時故予續迓乃命于天是亦將修人事以勝夫天之降災也先王不懷舊邑視民利用遷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故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是其志蓋亦不在於咎罰汝而惟欲使爾享其利也先王之遷也如此吾之遷亦如是是則予之遷也豈咈百姓以從已之欲也哉蓋所以順民之心以祈天永命而已黄博士曰天以人因人以天成則義與命相待而後立者故能承古以

遷遷則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盤庚所以逆其命之至繼其命之絶使爾衆有復生在上也此說甚善人主造命而不可言命予言之屢矣而盤庚之所謂迓續乃命于天之說其義尤為深切著明故復論之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天之應物禍福吉凶之來皆以類至而聽其自取爾初未嘗容心於其間故其命靡常而不取必於其有治而無亂有安而無危也聖人治天下其所以應天者禍

福吉凶之來而無有憂患之心故能轉禍而為福去凶而為吉其至於將危將亂之際而皆有續之之道焉且以堯舜觀之以堯而生丹朱以舜而生商均則其傳天下也有必危必亂之道矣堯舜知其必危必亂將荼毒天下之民而不可救於是續民命于天而堯以位授之舜舜以位授之禹則斯民復享安且治無以異於堯舜在位之日而不見夫丹朱商均之患豈非聖人有憂天下之心以能迓續民命于天乎故

凡聖賢之君當危亂之幾已萌而有所變更而振起之者皆所以續民之命豈獨盤庚哉故柳子厚愈膏肓疾賦託言秦緩論膏肓之疾不可治而或者以為可治其言以醫國為喻而曰變弱為彊易曲成直寧關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為干櫓以仁義為封殖拯厥兆庶綏乎社稷一言而熒惑退舍一揮而羲和匪昊桑穀生庭而自滅野雉雊鼎而自息誠天地之無親曷膏肓之能極秦緩於是言曰吾謂治國在天子

謂治國在賢吾謂命不可續子謂命將可延此言託
意與喻可謂曲盡其理矣不明乎此道者謂之不知
命故伊川先生有言曰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
惟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
人之至聖賢者皆此道也嗚呼世之治亂存亡人之
壽夭智愚為此繫于天而人事無所與焉是徒為自
暴自棄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子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王制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先王之所以施其政教於民大抵審其風俗之所尚而利導之故民之從之也輕亦曉然知利害好賢之實無黽勉不得已之意此所以用力寡而就效衆也殷人之俗尊神尚鬼而不敢慢彼其心蓋以鬼神於人吉凶禍福其應如響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而不可欺也故嚴威儼恪而事之盤庚審於風俗之所尚故其所以告諭民而率之以遷者旣爲之明言遷都之爲

利不遷都之為害而丁寧激切之辭蓋尤嚴於鬼神之際上篇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者蓋言我先王與乃祖在天之神靈昭昭乎其不可欺我之所以事先王則不可以不遷爾知求其祖考則不可以不從我而遷也其所謂因其風俗之所尚而齊以政教者既已致意於此矣至於此篇反覆譸告以盡其意極陳其鬼神吉凶禍福之應而不厭其辭之繁縟也曰神后曰

商后曰先后皆指自湯而下至于祖乙凡遷都之主也而其稱謂不同者特變其文耳亦猶舜典之言藝祖文祖本非有異義也而先儒以謂皆指湯而言其說非據上文稱古我先后罔不惟民之承般降大虐先王不懷皆是泛指遷都之君此文與上意實相連接安得以為專指成湯乎況此文指臣民之先世皆云乃祖乃父而盤庚之世距成湯遠甚其臣民之父蓋無有逮事成湯者以是知其所稱神后商后先后

大抵泛指遷都之主不獨數湯一人而不及其餘也
唐孔氏亦覺其非故從而為之說曰盤庚距湯年世
多矣臣父不及湯世而云父者與祖連言之耳此蓋
欲庇蓋先儒之失而彊為之辭矣夫言祖而連父於
其所未嘗逮事之世無是理也盤庚言我思念我先
后自湯至于祖乙與爾先祖相與勤勞擇利而遷是
爾之先臣在于前世有大勲勞于我商家故我大進
用爾於列位用以綏懷汝使汝各得其所安以無忘

先世之德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

我惟用大進爾以綏懷爾故足以慰爾先后與夫乃祖父在天之靈蓋先后乃祖乃父之心惟欲後之人各安其居而無蕩析離居之患也苟我失其政而惟臣民之所沮抑不得率汝以遷陳久于此耿邑而速其沈溺重腿之患則是我之優游不繼有以致之然

也故我商后乃赫然震怒于上重降罪疾于我其意若曰汝何為虐我民不能擇利而遷乎惟我高后之心必欲使我重愛斯民之命擇利而遷今我既有遷都之定謀矣而汝萬民乃安于逸樂憚于勞苦而無趨事赴功之意以與我一人協其謀謨同心以遷則是汝衆之責也繼之曰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儒以生生為進進不如蘇氏之説蘇氏曰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張平子賦曰盤庚

作誥率民以苦蓋其自耽遷亳也將使斯民去其奢
侈怠惰之習而為務本力農之事是所謂率之以苦
惟其率之以苦故告之以是而又以樂其生生者勤
勤懇懇其言不一而足既曰使萬民罔不生生又曰
往哉生生又曰生生自庸蓋為優游稱謨其所勸勉
之意使其敢於是功而無敗壞不振之患也
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
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汝既不能樂生興事而與我同心以遷則是得罪於我先后矣故我先后大降罪病於汝其意曰汝何不與幼小之孫而相同心以遷乎故有爽明之德自上天而罰汝汝無所道言無辭以自免故也幼孫者盤庚自抑之辭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

后曰作丕刑于朕孫廸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鬼神聰明正直賞罰善惡各以其類無容私於其間我雖為先后之子孫苟我虐朕民而不知其所以拯救之者則得罪於先后雖我先王亦不以子孫之故而私之苟惟汝臣民不與我協心以遷而獲罪於我先后則乃祖乃父安得私爾子孫而不降之災乎故稱汝之獲戾于上天又謂乃祖乃父雖欲私爾不可得也言我先王既與汝之祖父相與勤勞以遷今為

惕我所畜之民而有戕則在乃之心以沮敗國家之大計我先后懷乃祖乃父而告之乃祖乃父於是斷絶汝而不救汝之死也左傳曰毀敗為戕戕則天下也蘇氏謂則象也爾有戕民之象見於心以戕則為賊民之象其説迂也苟戕則在乃心已為我先后與乃祖乃父之心斷棄汝不救汝死況有亂國政之臣締交立黨同其列位眷戀於耿邑之奢侈具乃寶貝貪于貨賄莫知紀極而唱為戕賊之言以鼓惑愚民

則其罪為愈重也貝水蟲也古者取其甲以為貨若今用錢貝者貨也玉者寶也下篇曰無總于貨寶是也既其罪為汝重於是乃祖乃父乃告我之先后曰作大刑于朕之孫於是開導我先后降下不祥之罰于汝之身也自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至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大抵言今兹之遷乃我高后與乃祖乃父之心我不能率汝以遷則是違我高后之意汝不從我心以遷則是違乃祖之意殃禍之來有如影

響之速我不可以不率汝汝不可以不從我也夫鬼神之理藏於幽冥杳忽之間而不可以形容想像求也故智者推而遠之而致之於不可測知之域惟男巫女覡之於鬼神然後信其所以與人相接者皆有卓然之實迹其居處飲食與明而為人者無異此蓋愚俗之弊今盤庚與臣言其遷都之意而及其先王與臣民之祖父所以相告相語與夫所以震怒不悦而降以罪疾之言無所不至周公禱武王之疾于三

王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武王之不能事鬼神其言為尤著明信如此二說則是人之死也其君臣父子相與處於鬼神之域蓋自若也無乃近於巫覡之見哉蓋惟達於理然後能知鬼神之情狀不達於理而言鬼神則是巫覡而已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此蓋夫子深告子路以死生鬼神之理不知生而欲知死不能事人而欲能事鬼神則是不知至理之所在

而以求鬼神之情狀臆度而言之非愚則誣也盤庚之遷所以奉承先王之心而臣民傲上從康之心不可訓告此必為先后之所震怒而不赦也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蓋王業之基天奪武王之速其三王之心皆所不忍於此也此二者至理之所在極其理而推之則可以知鬼神之情狀雖其言若親與鬼神相接見其好惡取舍之所在不為厚誣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絶遠汝分猷念以

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廸顛越不恭暫遇姦
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不易釋文作易字讀今當作易字讀盤庚既以至理
之所在推說鬼神之情狀論其吉凶禍福之不差僭
者盡於此矣於是嗟歎而告之曰我今之遷都謀計
之已深思慮之已熟計在必行而不可變易也汝當
欽此優恤之事憂我之憂而無與我絶遠而使君民
上下之情不得通也蘇氏曰遷國大憂也君臣與民

一德一心而後可相絶遠則殆矣汝臣民皆各以其類相與而思念從我以遷各設中正于汝之心無為浮言横議之所移奪其或有不善之人為不道以至于顛越我之命而不恭與夫暫遇姦宄之人是皆不能設中于乃心也故我論其輕重而加之罪輕則劓之重則殄滅之無使易種于茲新邑也易種者唐孔氏曰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為惡故絶其類無使易種于茲新邑也據此文理但是傲上從康

不肯從我以遷之人初無異於劫奪之事夫劫奪之事國有常刑無俟於告戒之也其曰暫遇姦宄者大抵肆為浮言之人暫遇二字類不通姑且闕之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既告之以設中于乃心不可肆為顛越姦宄矣於是又總結之曰自今以往汝當樂生興事以厚其生無戀于舊都而失此長久之業今我將涉河試以汝遷于亳邑永建汝之家使汝子子孫孫長享其生生之

樂也亳邑成湯之舊都王業之所基也使商之君能審其治亂之勢世世而守之則其社稷無疆之休且可以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矣盤庚既自耿邑而遷於此以致中興之治而後高宗之興亦在亳邑蓋商之興王未有不在亳邑者而其後世有從亳邑而遷于水之南商俗靡靡而至於紂居于朝歌之地夫朝歌者非使民務本從農之地也是以習為奢麗淫侈以至于亡靡靡之樂蓋始于朝歌之風俗也

盤庚下

商書

此篇盤庚既遷猶恐民情未盡諭其所以遷都之意故復為之反覆告諭申前篇之義推其赤心以與斯民同其勞逸共其好惡未嘗致疑於其間蓋其愛民惻怛之意充實於中而優游寛大之語自然發見於外皆其心之所誠然者也故其始也臣民傲上從康扇為浮言其民相與咨嗟胥怨而不適有居其君臣上下之情可謂判然而離矣而其終也不變一法不

戮一人而其臣民莫不中心悅服樂以從上無黽勉而不得已之意蓋盤庚之德發而為言則善能順民心之所欲者而利導之故能定天下難定之業斷天下難斷之疑史官深陳未遷之前既遷之後所以與臣民言者以示後世欲使人君知為國者舉大事決大謀而臣民之情或有未孚則其所以曉之者當如此也故雖其辭屈曲聱牙而不可曉而先王忠厚之意實存於其間學者於此又不可不盡心也薛氏曰

百官族姓則凡以身任王事而與世禄之家皆在焉
此所以異既遷奠居則無事矣而盤庚之於百姓猶
諄諄若未遷之初者何也曰事未濟則待於衆也故
委曲以求人而弗勞事已濟則無待於衆也故傲睨
以絶物而弗顧此常人之情非君子居業之道也此
說善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此世
俗之人以其得失利害而惑其心者也盤庚之心出
於忠厚至誠惻隱之心其所以通上下之情而同其

勞逸者豈以未遷既遷者而二其心哉惟其不然故其二篇雖若少緩而其愛民重民之意未嘗以其既遷而少懈也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盤庚既遷者既渡河而遷至于亳邑也奠厥攸居者既至亳邑於是君民各定其所居也乃正厥位者先儒謂正郊廟朝社之位其意謂遷都之制前朝後市左宗廟右社稷也然盤庚之營亳邑將必先定此郊

廟之位然後遷而居之不應既遷而後定也案召誥之篇曰成王之營洛邑召公先卜之既得卜則經營至于位成然後周公乃達觀于新邑營古者既定都必先定其郊廟朝社之位而後遷盤庚之遷亦如此向使既遷而後定位則上而宗廟神祇亦皆有暴露之患下而百姓亦皆有繇役之困非古者遷都之道也所謂正厥位者既奠厥攸居於是正乎民之位登進之於朝而與之論遷徙之勞而慰恤之故繼之曰

綏爰有衆言諭其遷都之意以慰其心而安此有衆之情也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楚莊王訓其民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葢創業之君其艱難險阻以遺其子孫有永之業者無非率民以勤苦也然子孫而率民以勤苦者亦必推本先王艱難之意成湯之居亳其地依山而居土髙而地瘠故其民力穡務

農不忘勞苦之意觀湯之伐桀也其民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則是亳之民猶汲汲於稼穡之事至於畎之地則潟鹵墊隘不利於稼穡而其民舍本趨末不復可以勞苦非所謂勤而不匱之道也故盤庚之於亳將告以先王勞苦之意是以首告之曰無戲怠懋建大命言汝既遷於此新邑當黽勉赴功務為勤則不匱之事以圖長久之計不可以遊戲怠惰驕奢之心生而自速禍災使大命顛覆而不

得存也中篇曰予迓續乃命于天言我不能為汝擇利而遷使汝得趨於生生之樂則是我絶命而不續也令我能擇利而遷而汝無樂事赴功之意則是我不絶汝命而汝自絶之也是以既遷而告之曰懋建大命言我雖能續汝命于天汝心能無戲怠然後可以立汝之命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既告之以無戲怠懋建大命於是推本開導其先王
之所以導民之意而率爾臣民以遷者以告之也故
曰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言我今
其敷布我心腹腎腸不匿厥指徧告百姓以我所遷
之意也昔之未遷也我諄諄告汝以不從我遷者必
罰無赦凡欲黜其傲上從康之心無肆其讒慝以敗
國家之大計今汝既從我以遷則我不罪汝衆矣爾
當安居樂業無以遷之故共為忿懟相與協比肆其

讒言以毁我一人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古我先王指成湯也契始居亳其後屢遷而莫能安定湯欲增廣前人之功於是復居于亳亳之地依山附險而居安立政三亳鄭氏曰湯舊都之民其長居險蓋東成臯南轘轅西降谷也以是知適于山者蓋指亳而言也適于山則其民敦厚務本而勞勞則善

心生善心生則吉德升而凶德降蓋驕奢淫逸者皆凶德也惟其民之相與樂事赴功故湯以成其美功欲我商家伐夏救民由七十里而有天下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言我此耿地沈溺墊隘近於瀉鹵之地我民搖蕩分析離其所居無有定止是將陷于凶德而莫之救拯

爾臣民謂我何為震動萬民以遷都之勞蓋我以民蕩析離居之故意者上帝之心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使其子孫復興其基業故降亂于我邦使此耿之民蕩析離居罔有定極而啟我遷于新邑也路温舒曰天之降禍亂所以開聖人也故我之民蓋將以復我高祖之德于此新邑我於此時能以民之命而恭承之俾永宅于此新邑則是盤庚之所以遷者亦湯之將多于前功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之心也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兹賁

我之自耿遷于亳遷則為降我凶德也不遷則是凶德之不降其利害較然也如此汝之臣民為私欲所勝傲上從康而不能平心定氣審利害之實以從我遷我之所以彊汝而遷者皆為其傲上從康之謀而不用之令之善謀皆是審於安危之勢是違其傲上從康之謀而從其善謀以成我商家之大業也宏大也恢擴之也左氏成公六年晉師侵蔡楚公子申公

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盤庚不從羣臣傲上之謀而能用其善謀此亦欒武子之意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盤庚既重言其所以遷都用謀之意矣於是又丁寧反覆以申其所以使之無廢怠懋欽厥德之意而告之曰自諸侯至于師長百執事之人者是皆我之所共憂戚而圖國家之安也我之勤勞憂戚卒之以遷都而不敢自寧如此則汝亦皆憂戚惻然於心而念我一人矣邦伯者邦之諸侯師長者衆官之長六卿

也百執事之人則其屬也爾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誠能惻隱於其心有所不安與我共勉勵賢才務以相念欽敬我衆民而民之不欲遷者由乎在位之臣傲上從康扇為浮言以恐動之故盤庚之先其責在位者尤至詳而其中篇之所告丁寧反覆告其在位之臣苟在位之臣能念敬我衆則斯民豈復有怨咨於上哉故自此下告戒之文不及於民惟在於百執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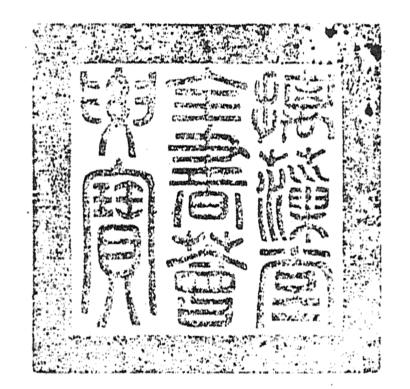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今我既
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彼羣臣之所以不肯率民以遷而扇為浮言者惟在
其安於驕侈之俗久不欲復易是以傲上從康扇為
不根之言而恐沈于衆又既使之舍其沃饒奢侈之
地而從其近山之都去其驕奢之俗而率為力農務
本之習其心可謂至難者於是明言二者之利害以

開其為此而去其為彼我不肩好貨之人惟其果於恭敬而聽吾之告令能樂生興事赴功以厚其生者為能鞠養此民者能謀人以保其居者此我所敘勸勞而欽之也我之好惡既如此則汝當無總于貨寶各思樂事赴功為民生興事使不失其所賴以生者則是能自致其功也盤庚之所告于臣民諄復告戒盡於此矣於是又總結之曰式敷民德永肩一心言敷德于民則是能一心以事上葢汝之羣臣不能一

心以事我者見汝貪于貨寶而要民之害故肩以浮言自以為有德于民而不悟其非實德也故上篇則告之以汝克黜乃心而其終篇則曰永肩一心蓋謂欲黜其傲上從康之心則在於施實德於民則能一心以事上矣蓋私心去則義理自明義理明則物莫能奪而愛民之實著矣

尚書全解卷十九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賈捷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全解卷二十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五十九 經部

尚書全解卷二十

宋 林之奇 撰

商書

說命上

此三篇蓋史官記載商之高宗恭默思道夢得賢臣傅說立以為相與之反覆商較議論為治之道與夫學問之大方而其文煩多故其策分為三篇名曰說命而有上中下之别曰說命者高宗所以命說之言也如上篇言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

納誨以輔台德以下是也亦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
畢命冏命是皆所命之言後世每命官必有制辭其
原蓋出於此此篇雖以說命為文其實雜出衆體與
夫名篇又有不同王庸作書以誥則有誥存焉爾惟
訓于朕志則又訓存焉作書者姑以說命二字明簡
冊之別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說命

高宗者盤庚之弟小乙之子名武丁高宗乃其廟號也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創業垂統有功者祀以為祖守文之主有德者祀以為宗其廟皆百世而不毁商人立廟之制其所以祖而祀之者成湯是也所以宗而祀之者太甲太戊高宗是也宗之者既不止於一人則人不可以無别故以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曰太曰中曰高者所以為廟之制也若孔氏曰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亦不必如此雖

則如此亦不失也如禮記喪服四制曰武丁商之賢王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則是載於書而後有高宗之名此則失之遠矣祖有功宗有德之制至漢而猶存故高祖世祖皆為一時之祖宗前漢以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宣帝為中宗後漢以明帝為顯宗章帝為肅宗此皆以其功德而祖宗也至於魏晉以來各推其一代之賢君而

宗之晉末得乎三代立宗之意故唐室自太宗至於昭宗凡十八帝皆以宗名至於此則是宗為廟號之常稱不復論德建為不朽之廟而先王建廟立宗之制至是紊矣此不可不辨也說者傅說也高宗夢而得之所謂得者夢得其狀貌非夢其名也漢孔氏曰夢得賢相其名曰說史記亦云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此不然案下文曰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

野惟肖則是其夢中所得但得良弼之狀貌及其以所夢形象求於天下然後得說於傅巖之野惟肖肖者肖其形非謂其名與夢合也作序者於下句云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上句不識說之名故以名為繫於夢而稱之曰高宗夢得說非謂夢其名也高宗既夢得說之狀貌於是使百工營求於外野得說於傅巖肖其所夢之形而得之也孔氏曰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於外野皇甫謐云使百工披巧

之人寫其形象竊以孔氏之說為勝蓋使百官有司散而求之於四方也但言求之者衆矣若以謂百工之人寫其形狀則豈至百工技藝之人而盡使之乎既旁求于天下得說於傅巖而協其所夢立以為相講論為治之大要學問之大方史官敘述其事而作此三篇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

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禀令
宅憂乃居憂也史官將序述夢得良弼之事故推本
其所以然為之發端曰武丁居小乙之喪亮陰不言
者三年亮陰說者不同然鄭氏之說迂回而不通晉
杜預以為天子三年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亮陰
以居心喪制不與士庶同其意以謂亮陰二字蓋是
既釋喪去齊斬之服而服心喪之名也雖其援引經
傳而難信據此下文曰既免喪其惟弗言而上句言

王宅憂亮陰三祀則亮陰二字蓋述其不言於三年之中為得禮既免而猶不言則為已甚羣臣於是進諫故孔氏曰陰默也居陰信默三年不言其意與下文實相連接蓋史官序書不復以重複成文下文有其惟弗言之句上文言宅憂故變其文為亮陰二字形容其不言之實言其喪不易事盡其慤而慤之盡其信而信之國政決於冢宰而已無所與也禮記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

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慥慥誠實也言君子誠實於事不可以過不可以不及使高宗於三年亮陰之中而言及於政則是哀戚之情有所不及非出於誠實也高宗之情既發於心之誠實至於三年亮陰不言可謂得禮矣及其免喪也則可言矣可言而不言則是失之過矣失之過則是幾於有餘而盡之也羣臣恐其不能俯而就中以合於禮不為賢者之已憂故進於王言其貴為天子富有四海雖欲

不言而不可以不言也孟子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
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
以斯道覺斯民也所貴乎聖賢者謂其知之在先將
使覺乎未知者其覺之在先所賴以覺乎未覺者蓋
先得乎吾心之所同然者故不可不推其所以為法
於天下此正聖賢之任也故羣臣進諫于高宗歎而
言曰人之生孰無天命之性然非明哲則不足以知
之明哲者先知先覺之人也既明哲有以知之則其

所知者豈特獨善而已哉蓋將以覺其所未覺而作則於四方也若權衡之立於此而輕重多寡莫不於此而取正焉此蓋言處聖賢之任當如此則高宗所以君臨天下之尊其所有者萬邦之衆百官之所仰式命令之所自出也使王而言及於政則以作命百官百官承之而可以布於萬方然後為斯民之所取則也今也猶弗言則百官無所稟以為令萬方無所取則矣當王之宅憂亮陰也百官稟令於冢宰令也

既免喪則冢宰歸政於王矣然猶稟命於冢宰而王

又不言則萬邦之衆無所稟以為令豈不負萬邦之

望哉此羣臣之進戒諄諄而不能自已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

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

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

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君奭之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者

置相其任非特統百官均四海而已蓋將使之左右為之師保以輔翼成就其德而引之於當道故古之宰相必處師保之任周召相成王而左右之蓋以師保之尊而兼宰相之職也高宗得傅說於版築之微既立以為相矣於是又以其人置諸左右而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使之兼師保之位身為三公之尊非特任以為相而已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

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蓋大臣之事君務在乎先立其大者不先立乎其大者而屑屑於其小者則其用力多而見功寡也是以人不足以有適政不足以有間而惟以格君心之非為先蓋使大臣能格君心之非而納之於正至於一正君而國定則仁與政豈復有不善者哉高宗深明乎此故其命傅說以為相也未敢言及於政事而先處之於師保之尊命之朝夕之間納其誨言以輔翼我之德蓋將

使之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成就其德是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若高宗者可謂知所本矣苟使為君者其德不足則其心必有所蔽而不可誨則輔相之臣雖有格天之業亦無自而施之高宗既得傅説之才誠足以相天下而其所言者惟恐已之德有所不足使彼不得展其志之所為也是以朝夕之間惟欲納誨以輔其德而不及其他也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

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
此高宗所以申言其所以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之事
也孟子曰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
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為也
蓋人君苟有尊德樂道之誠意則師保之臣必將樂
告之以善而其德無有不成者故推之以大有為無
所不可苟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為夫其可以有為與
不可以有為惟在於德之成與不成而德之成不成

惟在於師保之臣納誨與不納誨耳然則高宗所望於傅説者可謂善矣故既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託微意設喻見其所以望之者如此其急也金欲成利器則不可以無礪巨川之患欲濟則不可以無舟楫大旱之時欲蘇苗稼則不可以無霖雨金欲成器而無礪則鈍巨川無舟楫則不可以涉大旱無霖雨則苗稼有飢餒之憂此三者皆望之切而賴之深也但其言之不足故設喻託意以盡其情若詩人之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皆所以喻人之有美質者不可以不學而成也雖有切磋琢磨之不同其實一也若但舉一句而言之則玉不琢不成器亦可以見其意也高宗之設此三喻大抵言其望於傅説之納誨者如此其激切而其託意之深故重複言之或者見其有此三喻則必從而為之説以為每句皆有所託王氏曰若金用汝作礪者命之使治已也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者命之使濟難也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若使之澤民也吕吉甫又以謂若金用汝作礪者舉一已而聽之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者舉臣下而聽之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者舉天下而聽之是皆附會穿鑿以追求髙宗之意據此上文言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下文言啓乃心沃朕心則是髙宗於此其與傅說言者大抵欲成就其巳之德而巳未及乎濟難澤民與舉天下而聽之之事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高宗既告傅說以其所以望之之深如此其切欲汝

副吾之望則當啓乃之心無隱有犯朝夕納誨而沃

我之心也沃如水之沃物有潤澤之意蘇氏曰渴其

言也此說是也此又言爾之所以啓乃心而成就我

德者其說有二也若我之過失見於已形而其愆繆

之迹既著於言行者則汝當危言鯁論極其剴切以

繩糾之若用瞑眩之藥以攻難治之疾也苟不用瞑

眩之藥則厥疾弗瘳矣其或過失弗形而其所言所

行陷於愆繆而不自知則汝必當先事慮患使無繩糾之迹若跣足而行使之視地不至於為茨棘瓦礫之所傷也苟不使之視地則厥足用傷矣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廸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言汝能以此二者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則足以副吾之所期望矣然其所以副吾之期望者非但使汝盡其啓沃如上文之所陳凡在朝之臣與汝比肩而壮

面以事我者我無不以此望之也故繼之曰惟暨乃
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蓋説既作相而總百官則自
卿士而下皆其屬也欲使傅説暨乃僚無不同心以
匡正汝君之心而成就其君之德者良由我之所以
尊德樂道之誠意有加而無已也孟子謂戴不勝曰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
幼尊卑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皆非
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使傅

說能盡其啓沃之心而其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不能同心以匡人主之所不逮則一傅說亦不足與有為故必舉在朝之臣無不同心然後一正君而國定矣然人臣之進諫於君又不可以無稽也必則古昔之先王故汝之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率修古我哲王廸導我高后成湯之德以安天下之民下言廸我高后以匡兆民上言俾率先王則先王蓋指成湯以前之王天下者康誥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

保乂民曰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與此正同
高宗之所以諄諄告戒述其志之所以期望傅說之
深既盡於此矣故又嗟歎盡其義言汝能敬我所以
告汝之命則我之德無所闕失終能永保天命矣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
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高宗之所以虛心屈體而望於傅說其言反覆激切
既盡於此說於是盡其啓沃之辭而復于王與荀子

大忠以德復君之復同蓋以其德言而優游厭飫以入之也高宗之所以告說者既以金之於礪巨川之於舟楫大旱之於霖雨以見其望之切故說之所以復于王亦設喻託物以盡其意以謂君以從諫而聖猶木之從繩而正也木之作器無所不正者豈木之生而皆正哉蓋其生也自有曲直之不齊而其作器也必取於從繩故無不正之理人主之所行豈無有善有不善於其間惟能從諫弗咈而擇善以從其善

者無所不行不善者無所不去斯能成其聖德不必生而知之而後可以成其聖也惟君能以從諫為心是好善矣苟好善則天下之人皆將輕千里而來告於我而況在朝之羣臣乎故雖不命其承上之意以納諫而其臣無敢不納諫者故繼之曰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蓋言君苟有納諫之意雖不諄諄以命之而彼自能敬順王之善命也魯定公問於孔子曰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
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
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
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
而喪邦乎此二言者若緩而不切而孔子謂邦之興
喪實繫於此者蓋知為君之難則自以為不足故從
諫從諫則邦之所以興也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自以

為有餘故拒諫拒諫則邦之所以喪也邦之興衰所以實繫於此一言者以其從諫拒諫之不同也桀以拒諫喪湯以從諫興紂以拒諫喪武王以從諫興秦以拒諫喪高祖以從諫興隋以拒諫喪唐太宗以從諫興歷代興喪之迹究其所本未嘗不繫於此則孔子之論可謂深切著明矣高宗之命傅說以納誨而傅說復之以從諫彼其君臣所以相告戒之意者蓋以為天下之事未有不先於此故其禮樂刑政未嘗

一言及之而其相告勉者惟以此為先也東坡有言曰說以匹夫得政而王虛心以待之者如此意其必有高世絕人之謀令其所以復于王者曰從諫而已大哉仁人之言約而至也唐太宗中主也其事父母畜妻子正身治家有不至者多矣然所以致刑措其成功去聖人無幾者特以從諫而已說以為此一言可以聖也故首進之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在禮天子宅憂而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當此之時事皆總於冢宰而天子則惟亮陰而不言居於廬以致其誠一於喪祭之事而已及其三年之喪畢然後冢宰歸政於天子始親萬幾之務而專聽斷此蓋禮經之常典也高宗既免喪而冢宰歸政猶恭默不言萬幾之務無所禀以為令者羣臣懇請甚堅而高

宗猶且不從而曰予恐德弗類至其代予言其意蓋
欲終不言而求良弼以代之言也及其既得傅說則
是既有代予言之人矣於是立為相置之左右命之
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而萬幾之務則委之而已無所
與也蓋高宗之於傅說也信之如此其篤任之如此
其專得於傅巖之間而不以為踈賤遂舉國而聽之
使之代言政事命百官總己而聽之若其宅憂亮陰
之時而不復致疑於其間良由其至誠之心上格於

天下孚於民而其君臣同心同志相與孚契於一堂之上如股肱元首之相為用故雖用禮之權於免喪之後而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而天下不可以為不善也案周官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則說之為相而總百官亦其常職然也而乃以為禮之權者蓋以上篇其代予言而知之前既有曰其代予言而此篇又曰惟說命總百官則是萬幾之務總以聽之而已若齊威公所謂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其為職任之重

蓋非如冡宰之比也説既總百官以代高宗躬覽萬
幾之務則為高宗者惟恭已以正南面也蓋明君勞
於求賢逸於得人方未得説也恭默思道憂勤之念
猶形於夢寐之間遂旁求於天下而後得之及其既
得之也禮樂刑政百官有司之事舉以授之而已遂
以優游無為巖廊之上蓋所勞者在於求賢之前而
享其逸樂於得人之後也高宗雖優游恭已不親萬
幾之務亦豈遂盤樂怠傲深拱宮禁而無意於天下

之治哉蓋將使説朝夕以輔成其德使其德之輝光發見於天下則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也傅説既總百官使高宗得以清心省事於上於是朝夕納誨以輔成其德其意以謂百官之事雖總而其提大綱以為衆目之所取正者則在於高宗不可不勉故乃進而告王而其所告者無非天子執要御詳之事也嗚呼者嗟歎以重其言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中庸釋之曰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其意以謂天道之運日新而無窮晝夜寒暑循環迭運造化之功未嘗有息聖人體之而為純德造次顛沛亦日新而不窮蓋所以體天之道也傳說欲使高宗日新其德而同於天道之運故首告之曰明王奉若天道言古之明王承順上天之道體其不已之意於是建邦諸侯於外設天子之都於內其所以立天子諸侯於

上而彖以大夫師長於下者豈欲其在位者肆為逸豫而以位為樂哉惟欲使之體夫上天日新不已之道君臣上下協心同德以治斯民而已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大夫仕於朝者師長親民之官也自后王至於師長皆不可肆為逸豫苟有一人焉肆其逸豫則失其所以代天亂民之意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蓋言雖在位者皆不可以逸豫然其所以率羣臣不

為逸豫者惟在於日新其德而已故又繼之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言明王之所以奉若天道者無他惟在乎憲天聰明之德而已天之聰也公天下之聽以為聽故聽不以耳而無所不聞天之明也公天下之視以為視故視不以目而無所不見聖人之憲天聰明公其視聽而無所容私焉則其聞見達乎天下而日新不已豈復有逸豫生於其心哉惟天子既憲天聰明而日新其德於上則其臣莫不敬順而奉之自

然不為逸豫之行君臣皆不為逸豫則得乎治民之道此民之所以從乂也皐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言天之聰明即民之聰明君能公其心以憲天聰明而率其臣以欽若則自合乎民之心矣民之從乂蓋得天下之所同然非勉強而從之也傳說言此者言高宗既以萬幾任於臣而垂拱仰成端拱於巖廊之上苟使不能廣其視聽於天下則其聰明止於耳目之所接則

逸豫之心生而讒諂面諛之人至浸潤之譖膚受之愬由是而行焉如是則說雖欲盡其協賛之力不可得也故其所欲成就之德無他惟使之憲天之聰明而已夫茍其憲聰明如天則無所不聞無所不見則明白昭晰而小人無所容於其閒此說之所以得盡其才而高宗所以得遂其垂拱仰成之道也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言欲公其心以憲天之聰明則其所發者莫重於賞刑之用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説雖總百官以聽萬幾之務至於威福予奪之柄在於高宗之獨斷故既告之曰新厥德以憲聰明而其所以諄諄告戒於其後者於此又致詳焉自惟口起羞以下四句説者不同最為難曉竊求其義上兩句有起羞起戎各言禍亂之所由起其文無所結下兩句有在笥省躬是言其所以致謹重之道其文無所成蓋由説者以

四句為四義故其文上無所結下無所成據其所見
下兩句所以結前句惟口起羞故惟衣裳在笥惟甲
冑起戎故惟干戈省厥躬禮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
及其身晁錯曰上之所言者謂之命一命受爵再命
受服三命受位茍為口之所命者非其人而適足以
起羞故寧藏衣裳於笥而不輕以予人也甲冑干戈
皆兵器也自其被於已而言之則謂甲冑自其加於
人而言之則謂干戈甲冑之用茍有不當則適足以

起戎矣故當其用干戈以加於人之時不可不省於
躬而自反察巳之無罪然後可以討人也此葢言賞
罰之用禍亂之所萌而其施則不可不謹也王惟以
此起羞起戎之二者以為謹戒而信其不可輕用苟
能知其賞罰之用皆當於功罪而克明則無不善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
賢
自此以下又所以申前之義而盡之也言國之治亂

惟在於庶官之邪正能否官之得其人則天下國家無適而不治非其人則天下國家無往而能治必然之理不可易之常道也傅說總萬幾之務而已至於升黜進退則在高宗之所用如何爾苟使高宗所用既非其人則雖說亦無所施其才矣故治亂之所本惟在高宗能用庶官而說則能總其事而已惟治亂在庶官故官不可以及私昵爵不及惡德惟其賢能而後可也王制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蓋

自六卿至於三百六十所謂官也而公卿大夫所謂爵也欲官其人必以其人之能可任是官者而後官之不可以私愛而官之也欲爵其人必其任官之賢於人而實有德者而後爵之不可以惡德而進之也孟子曰尊賢使能官不及私昵惟其能蓋所以使能也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蓋所以尊賢也惡德者以惡為德也孔氏曰私昵謂知其不可而用之惡德謂不知其非而任之戒王使審求人絶私好也此說為善

說之此言大抵欲高宗屏小人而擢用君子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言心有所為必審思之使合於善而後動善者理之所當然者也雖然慮善以動則又不可不審其時時者所以權乎善之輕重而用之也猶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善也顏子居陋巷不改其樂亦善也然其為善者各有其時當禹稷之時而為顏子之事則非善也當顏子之時而

為禹稷之事亦非善也善猶葛之於夏裘之於冬動惟其時則猶夏葛而冬裘也善則可以立矣慮善以動則可以權矣慮善以動動惟其時則酬酢萬變而不窮矣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此又告之以不矜不伐而享其盈成之業公羊曰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黄人也葵丘之會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矣夫以威公之霸

攘夷狄尊王室一正天下可謂盛矣及一旦震而矜之則叛者如此其衆蓋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故也如禹之不矜不伐而天下皆無與之爭功故人之有善有能而矜之有之是乃所以喪也以是知欲人之有善有能者其所以保之之道惟在於不有之不矜之而已高宗之恭默思道以致中興之功其豐功茂烈可謂無所復加矣惟在不有不矜以保之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此又戒之以豫備於不慮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之事也蓋古者治安之時上恬下熙海宇無事而危亂之萌往往萌蘖於其間及其一旦變生於肘腋則至於陵夷敗壞不可救藥者此無他當無事之時而不能為有事之備也故在事事而為之備事事者無一事而不在所備也一事不備則一患隨之惟事事有備無危亂之釁生矣故無有不可制之患也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言無啓私嬖之寵以納小人之侮也蓋小人之於君上本不敢肆其陵侮之心惟君上寵之而故為之也苟知而故為之則不復有悛革之心矣此二者是亦中才庸主安於逸樂遂以謂寵一嬖倖未必害事遂一非事未必致亂殊不知履霜堅冰其來有漸於其小者而不知謹則將馴致其大矣唐明皇寵安禄山

爲安禄山起第既成其幄帟器皿充牣其中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每出入宫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於外帝亦不疑也其待之可謂厚矣而禄山不軌之心實萌於此故卒至漁陽竊發四海横流此啓寵納侮以致禍也漢武帝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内董君是時東方朔執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宫引董君從司馬門賜朔黄金三

十斤若此之類所謂恥過作非也自此以上其深思熟慮所以為髙宗謀者無所不至故又總結之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蓋言如上之所云其所當謹者可謂至衆矣然其本則在於人主先正其心術而已居者有所主於中也中有所主則政事不駁雜此其本也此所謂一正君而國定矣自篇首至於此是皆說與髙宗泛論為治之要道以啓廸其心志既盡於此然髙宗之心術則有黷于祭祀之蔽祖已曰典祀無

豐于昵則是高宗之心術所蔽實在於此故傅說舉
以為訓所以繩其愆糾其繆格其既非之心是所謂
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也蓋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
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祭之疏數惟稱於禮
苟不稱於禮而以私意為之則疏數之失一也蓋數
則過也疏則不及也過與不及皆非禮之中也高宗
不審於此而以黷于祭祀為欽殊不知其所謂欽者
乃所以為不欽也故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黷而謂

之不欽者以禮煩則紛亂而難行也夫鬼神聰明正直享于克誠苟亂而非禮則鬼神豈享之哉故曰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蓋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則於事神為易也自明王奉若天道至於此皆是傳說道啓沃之言以納誨而輔成高宗之德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高宗之得傅說使之啓乃心沃朕心葢虛心屈已而
樂聞其朝夕之誨也說既總百官矣於是進其嘉謀
嘉猷自明王奉若天道以下凡數十言無非治道之
大原君術之至要其所以進言啓沃以成就高宗之
德可謂展盡底蘊而無餘矣高宗之恭默思道徯聞
至忠之誨為日久矣至是而聞其所未聞義理之悅
於其心而無厭也故遂嗟歎而告之曰旨哉旨美也
古人於飲食之美者必以旨言之詩曰君子有酒旨

且有又物其旨矣維其偕矣則旨者味之美也高宗聞説之言如美味之悦其口擴食其實饜飫充足樂之而不厭故曰旨哉者味之之深也既味其言之美乃呼説而告之曰爾之所言我當佩服而行之苟汝不善於其所言則我雖欲聞而行之不可得已高宗之得傳説以為若金之得礪濟巨川之得舟楫大旱之得霖雨其所以望之如此其切誠以不得傳説之啓沃則雖欲行之不知其所以行之矣故其既得傳

說之誨則若飢之甘食渴之甘飲入乎口著乎心斷然必以為可以行之而無疑也高宗既許傅說以行其言矣人臣之事君諫行言聽然後膏澤下於民而其致君澤民之心得以達乎天下矣於是拜手稽首而至地以盡其敬於君又勉高宗以行之之難而冀其不倦以終之也董仲舒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傅說之所陳治道之大原君術之至要

諄復懇到可謂盡矣高宗之所聞所知可謂富矣惟能加意以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則施之於天下國家德仁又將不勝富也故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所貴乎知之者惟欲其行之也知之不能行則與之為二矣故其嘉謀雖日接於耳目之前既與之為二則是他人之物非已之所自有也知而行之則與之為一而自得之矣是故人主之學要在於行為先如堯舜之治其所以巍巍蕩蕩而不可及者惟其能躬行而

已躬行則凡接於吾之耳目者皆所自有也自古尚
非大無道之主其聞善言見善行未嘗不改容變色
以致重之如齊景公問政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公曰善哉則景公非不知孔子之言為可
行也孟子與齊宣王言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惟智者
能以小事大宣王曰大哉言矣又與言文王之治岐
以行仁政於民宣王曰善哉言乎若宣王者非不知
孟子之言為可行也二者雖皆知其言為可行然矣

攷其所行則實與其言相反此蓋無躬行之誠心故其所病者不在於知之之難而在於行之之難高宗以傅説之言為旨哉此亦如齊景公宣王以孔孟之言為善也使其徒以為善知之而不能行則是亦齊景公宣王也故言知之易行之難以勉高宗蓋所謂責難於君謂之恭也然行之之艱自不行者而言則見其為艱矣苟能一日用其力而行之則亦何難之有王誠不憚其難而力行之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

是尊所聞行所知是將信協先王成湯之成德蓋湯所以能成就其德者惟以從諫弗咈先民時若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而已王能躬行其所知所聞之言是亦成湯之用心也王能以成湯之心為心則是於傅說之言無所不行也君能黽勉以行臣之言臣有嘉謀嘉猷匿而不告則臣為有罪矣故終之曰惟說不言有厥咎蓋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而乃聒聒

不舍以取禍尤則是不可以言而言非所謂以道事君者也故孔子之於齊景公孟子之於齊宣王言之不行則遂去而已至於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而不以堯舜之道望其君乃有所隱匿而不言則是可以言而不言亦非所謂以道事君也故阿衡之於太甲傅説之於髙宗其所以引君以當道者有加而無已也欲觀大臣之事質諸此而已

説命下　　商書

此篇記載高宗與傳說相與講論學問之大方蓋自古帝王之所以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以修其身而推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未有不由學以成者學必有師堯師於君疇舜師於務成昭禹師於西王國湯師於伊尹高宗師於甘盤傳說文王師於太公望成王師於周召未有不師於聖賢而能學者未有不學而能成其徳者然歴代帝王之所以學與師者世代久遠其詳不可得而盡知惟高宗之於傳說其荅問酬

酢始終畢備於此篇可以爲萬世人主學問之大法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

于河自河徂亳曁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

高宗欲問學於傅說於是進說使前而告之以所願

學之意也葢其未得傅說於版築之前固嘗學于甘

盤矣甘盤者商之舊臣有道德者也而高宗敬其道

德而學焉學于甘盤而不終故欲學于傅說以終之

也台小子者高宗自謙抑以問學之辭也舊學于甘

盤將告以學而未克終之意也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曁厥終罔顯二孔之說謂高宗為王子時既學于甘盤學而中廢業遯居田野入宅于河故自河徂亳蓋自高宗之父小乙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既廢業而居民間遂無顯明之德此說本無逸之言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故以遯于荒野為爰曁小人之事也諸儒從之惟蘇氏不然蘇氏謂武丁為太子時學于甘盤及即位

而甘盤遯去荒野武丁使人求之迹其所往則居於
河濵自河徂亳不知其所終武丁無與共政者故相
説也舊説則以遯于荒野為武丁之遯武丁為太子
而遯決無此理遯則為吳太伯豈復立也哉竊以蘇
氏之説為善葢高宗言其所以學于甘盤而未克終
者以求教於傅説故言甘盤之遯去而莫知其所終
則已無所資以為學者其言與下文訓于朕志相接
若從先儒之説以遯為武丁之遯則高宗方言學于

甘盤而遂及於爰曁小人之事非事辭之序也而其以出居民間為遯及以顯明之德為顯皆不如蘇氏之說蓋甘盤既遯去而不知所終高宗皇皇然失所依賴如濟巨川之望舟楫大旱之望霖雨故得傳說而學焉此其所以告說而冀其朝夕納誨以成就其德者也遂繼之曰爾惟訓于朕志言我之志欲務學以成就其德汝當啓廸我之意志而引之當道以終其所學于甘盤之事也

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此又指物與喻以見其所欲學之意范內翰曰酒非麴糵不成羹非鹽梅不和猶人君雖有美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聖作酒者麴多則太苦糵多則太甘麴糵得中乃能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必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於君不可上下相同當以柔濟剛以可濟否左右規正其君之德則君志乃和

高宗求益於傳説故以作酒作羹為喻此説甚善高宗之意欲使傳説匡其所不及將順正救如酒入羹人以甘苦鹹酸相濟而成味故又繼之爾交修予交修者可否相濟以輔予之不逮也予之所望汝以交修者既如酒之於麴糵羹之於鹽梅不可須臾廢則當始終以成就其德毋亦若甘盤之棄我而去我當佩服汝之言而行之不敢失墜也案君奭篇周公告召公以留輔成王之意其言商之舊臣歷事數王而

不敢自寧者而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則是甘盤在武丁之初亦如阿衡之輔太甲實居受遺託孤之任者也以是知高宗之亮陰也甘盤實居冢宰之職百官總巳以聽焉及其既免喪而甘盤歸政則一旦翛然而去遯于荒野莫知所之高宗既失甘盤而無所託故恭默思道而得傅説則甘盤之去商也蓋舉國之人失其倚賴皇皇焉以求之而不可得若甘盤者其為高蹈之節傑然出於千古之上嚴子陵方之

有慙德焉晁補之嘗論嚴子陵以謂陵道足乎已無求於世則求而不至可也至而不仕可也何必明人以天子三公皆故舊而示放驁以自存陵操誠高亦未忘名者古惟兩士不近於名其一猶恨其自言也晉文公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不及推將隱於緜上山中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曰身將隱矣何以文為若之推者可謂不累於名漢朝韓康賣藥長安市不二價有女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曰君

非韓伯休邪乃不二價康曰我本避名今女子乃知我名何以藥為遂去居霸陵中康之避名誠是也恐人識之則默去焉可也何必曉人以吾果韓康邪故曰猶恨其自言也此二人者皆勝陵據補之此言蓋謂之推賢於韓康而康又賢於嚴子陵某竊謂之推雖不近於名然其所以不求顯之言猶聞乎世是雖能忘名而未能忘其所以忘名者也如甘盤者身居公輔之尊一旦之間遯而去則舉世莫知其所之賢

於之推也又遠矣其易遯之上九曰肥遯无不利蓋處遯之最善無如此爻者其甘盤之謂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說命之書雖離為三篇然其文勢上下實相貫穿蓋史官盡録高宗所以與傅說相答問者高宗惓惓然以望於說說之謜復以告於高宗其意未嘗不相屬也說之總百官而進諫王王玩味其言而無所厭斁

也曰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蓋許之以
佩服其言也說於是言非知之艱以勉其所力行於
此者而又繼之曰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
不言有厥咎此則說之許高宗以為苟能行我之言
則我不可以不繼此而有言也故高宗叙述其所以
願學之意而終之曰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
訓言我能行汝之言今虛心屈己以問學於汝可以
言之時矣不可以無言也至於是則說之所以啓沃

者固宜無所不盡矣遂乃備言帝王之所以學者本末始終之序明白詳言無所不備蓋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高宗既從容以問矣故說得以盡其聲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此數聖人相傳之道蓋本於性命之至正仁義之極致其為道也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學道而不自乎此不可謂善學也故

傳說之論學必以師為先師古者質諸堯舜禹湯之所傳者也孔氏以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為王者求多聞以立學其意蓋謂王人猶云王者爾王者為王人無所攷據王氏以謂傳說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竊謂此說為勝禹言於舜曰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亦是稱帝而告之與此稱王其文勢正同猶後世奏事稱陛下也說之告高宗人之所以求多聞以多識前言往行者

非欲苟知之而已蓋將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雖務多聞以建事然其所聞者有是有非有邪有正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苟不能審其所擇而徒貪多務得以益所聞則或不免為邪說異端之所惑也所適者正道則以之建邦乃有所得矣不師古訓而能有所得以永世者匪說之所聞也獲如孔子所謂仁者先難而後獲如三代有天下傳世數十享祚數百此皆其所獲者也雖其所獲者如此其長且久然其所

以致此者則自夫學于古訓而不自徇其私意雖明其道不計其功而功之所獲自及於無窮若秦人焚詩書滅禮樂奮其私意而不師古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而傳祚纔二世而亡此不克永世者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既言學于古訓則有所獲事不師古則不克永世其

所以辨論邪正是非之分可謂明於此矣既明乎此則其志之所嚮向者確然有守而不移矣志之所嚮向者確然而不移則能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學之所以能得者惟在夫知所止能止於至善則其志定志既定則順其志而不咈務時敏以力行之而不懈則能至於慮而有得矣蓋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學之欲有得者惟在於此二者遜志則功日以崇時敏

則業曰以廣此誠為學之大方惟能信懷此志與勤之二者則道積於其身矣乃來者蓋所謂自得之也道積于厥躬則是居之安資之深以至於取之左右逢其原至於是則學成矣然人之學也豈以獨善其一身而已哉中庸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蓋學者既遜志時敏以成己必在乎推而教人以成物能成己又能成物則可以合外内

之道而忠恕兩盡此蓋為學之終也故繼之曰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言推己之所有以教人是斆學半蓋學之始仁以成己學之終智以成物自成己推而成物其功半矣於功之半能思終始常於學則雖推以教人而已之德實由是而進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此所謂厥德修罔覺言推此道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有益於人是乃有益於己也傅說之所以歷陳為學之終始者蓋盡於此此非

說之私智也蓋成湯之師古以學得夫堯舜禹之傳故其本末先後之序如是此實先王之成法高宗誠能率由此道監視先王成法而行之則是師古以克永世而無所愆過矣蓋人君之治天下必欲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然後有以貽子孫萬世無疆之業欲言行之無愆繆則必自於學先王之道故傳說之言其序如此高宗能審於是學先王之道說用能欽承其德旁招俊乂以列于庶位共致其

修輔之功也范內翰曰天子惟務學宰相職當求賢若天子好學於上宰相急賢於下衆賢皆列位則天下豈有不治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百官有司之事各有司存非宰相之任天子惟當任宰相宰相當任有司有司皆得人則天下自治唐太宗謂房喬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急求賢人隨才任使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乃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乃關僕射以求賢責

宰相此乃傅說旁招俊乂列于庶位之意此說甚得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

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

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

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

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

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既聞傅說勸學之言本末先後無不該悉於是

嗟歎其言之善而告之曰我之恭默思道得汝於版築之間擢居相位三年不言言乃雍而四海之內無不仰我之德者乃汝之德有以鼓舞而動之也然我欲學于古訓以成聖人之德則必資爾說之助而不能以獨成也故又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言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股肱之助無股肱則不得為人矣人主之所以能成其德者以其有良臣之助也無良臣則不得成其聖矣蓋股肱之於人良臣之於聖實一

體相待而成也既以良臣喻股肱之不可無於是又
稱引成湯疇昔之所學伊尹者以見其意言我先代
百官之長自居保衡之任為師傅之官葢伊尹也伊
尹在于先世作股肱於我先王乃以致君澤民為己
任曰我不能使其君如堯舜之君則其心愧恥若見
撻于市其在于民有一夫不被堯舜之澤則曰是我
之罪葢其自畎畆受成湯聘幣幡然而起也則固自
任以天下之重曰吾將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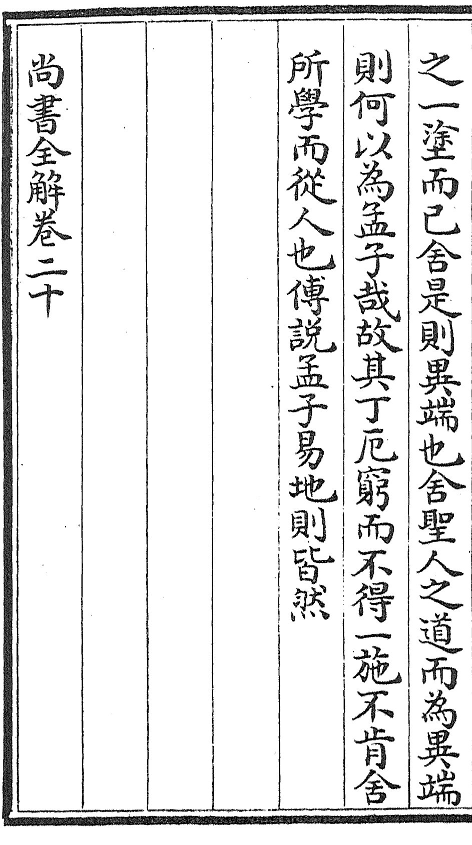
為堯舜之民既能言之於始必將實之於終有是言而君不為堯舜之君是已之所以引君於當道者有所不至也其為恥孰甚焉欲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則民不被其澤是已之所以成就君之德者不用其極故其澤不徧於天下其罪亦無所逃也惟其所以自任者如此故能佐佑我有功烈之祖其德至於與皇天同德而無以復加爾傅說之起於版築而居於冢宰師傅之位其迹蓋與伊尹相契於數十年矣則爾

之所以自任者不可不以伊尹之所以致君澤民者為心故汝當庶幾以道顯明保輔我以成其堯舜之學亦如伊尹之佐成湯以格于皇天無使伊尹專其美於我商家也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此申言君臣之分相須而成君須賢治賢須君食亦當幡然應聘而起以與我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則是當夫所以致君澤民之責矣爾當以阿衡之所以自任者待其身使爾君德與成湯相繼然後能以永成此

天下之民也蓋為臣者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必先能致君於堯舜然後可以澤民君不如堯舜而能使民為堯舜之民者未之有也高宗之所以命說既如此其重說喜聞其仰成之意於是拜而稽首以盡其敬而欽承之曰敢荅揚天子之美命謂當阿衡之責而不敢辭也薛氏曰說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以湯之學於伊尹之事以告之也王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以伊尹作先王之事任之也臣之所以致其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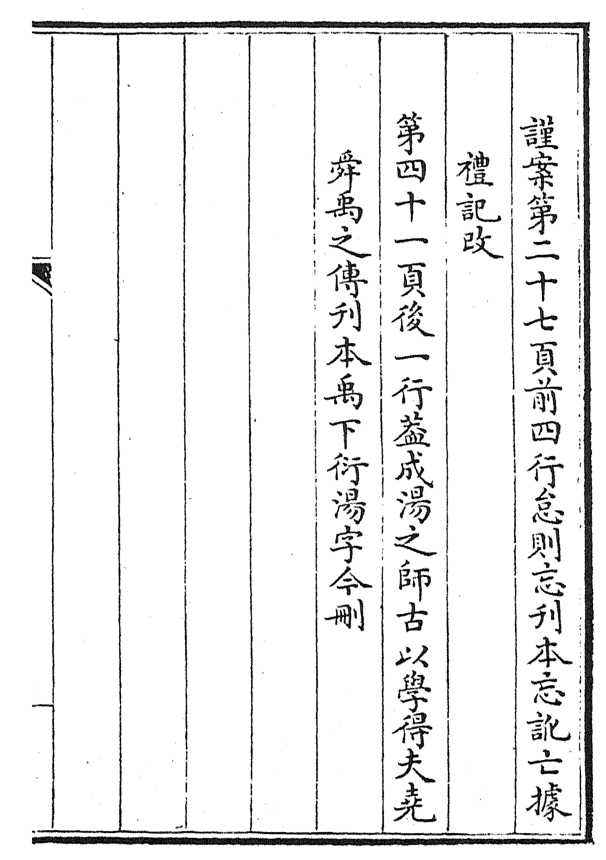
者如彼君之所望乎臣者如此雖欲不治不可得也此說甚善葢人君之學與匹夫異其所宅者至廣其所御者至衆則其所學固不在乎區區於章句訓詁之間如學士大夫之一藝也其所學者不過學為堯舜而已不學乎堯舜而云學者是陳後主隋煬帝之學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若高宗之學於傅說其所謂堯舜之學矣伊尹之事成湯也葢曰以堯舜之道事其君也而高宗則以成湯自期以伊尹期

傳說是其所期者期於堯舜之為而已學者之期於堯舜猶視者之必期離婁聽者之必期師曠雖有至不至然未有不期而能至者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於是孟子生乎戰國之世齊梁之君皆庸下之才其不足與言仁義鄙夫孺子之所共知也而孟子必以堯舜之道說於其前



不肯少自貶以求合者蓋人主之學惟有學為堯舜之一塗而已舍是則異端也舍聖人之道而為異端則何以為孟子哉故其丁厄窮而不得一施不肯舍所學而從人也傳說孟子易地則皆然

尚書全解卷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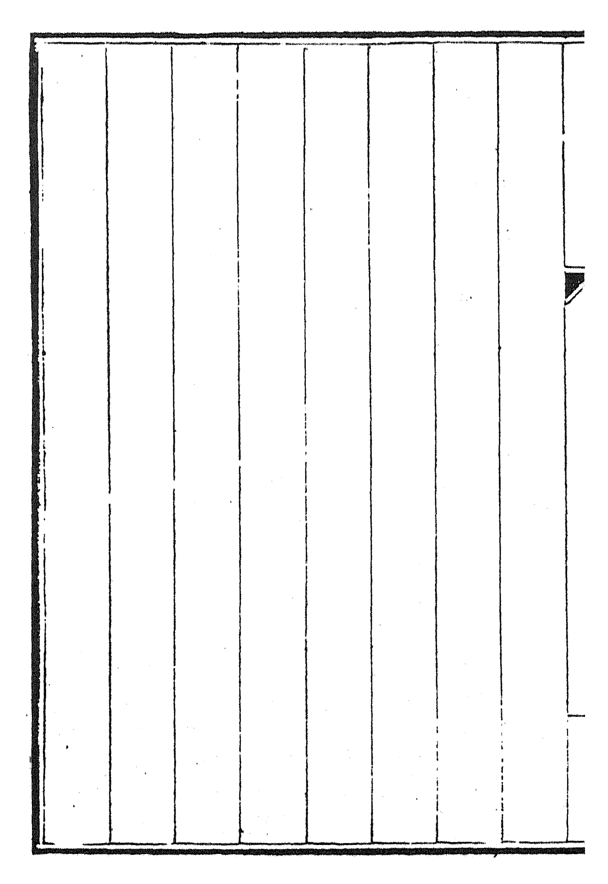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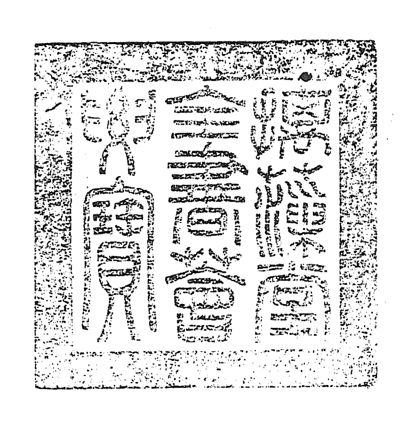
謹案第二十七頁前四行忌則忘刊本忘訛亡據

禮記改

第四十一頁後一行益成湯之師古以學得夫堯

舜禹之傳刊本禹下衍湯字今刪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賈捷三